

0802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军界首脑

齐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军界首脑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21辑

齐齐哈尔市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 部 发 行

军 界 首 脑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21辑

出版单位：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 印 厂：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2年5月11日 印数2000册

开本32·字数35万·印张16.5

黑新出图（1992）162号

目 录

齐齐哈尔—屯兵重地	叶永才 宋金林 (1)
齐齐哈尔军乐队始末	彭 立 林 雨 (9)
兵事逸闻	叶永才 (18)
在东北军的一段经历	蒋凤鸣 (21)
万福麟家事琐谈	刘静茹 (25)
江桥战役	叶永才 (29)
义勇军血战腰库勒	张伯谦 (35)
盘据齐齐哈尔的日军部队	叶永才 (38)
齐齐哈尔一带的日本宪兵队	付大中等 (43)
回忆日本宪兵队	张家栋 (57)
我所知道的伪第三军管区	由潜如 (61)
关于“六·一三”事件	王国玉 (64)
克山“一二·二〇”大逮捕事件	马集明 (79)
张平洋在泰来	叶永才 (87)
朱榕死因有结论	史为文 (90)
苏联红军进入齐齐哈尔	叶永才 宋金林 (92)
我在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工作的前后	王福林 (96)
西满军区述略	叶永才 吴铁男 (98)
从齐齐哈尔卫戍区到西满军区	吴富善 (104)
齐市的地方武装	顾卓新 (107)
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部队	叶永才 (109)
解放齐齐哈尔的劲旅—西满二支队	叶永才 (119)

EA70/32

齐齐哈尔民兵·····	叶永才(123)
我军的四所军事院校·····	叶永才(132)
军工部—人民兵器工业的摇篮·····	叶永才(139)
我当上了人民战士·····	戴文祥(142)
在西满军区后勤部的日子里·····	戴文祥(145)
解放齐齐哈尔之役·····	叶永才(153)
军事围剿 铲除匪患·····	叶永才(158)
榆树岗智退顽匪·····	张凤海(165)
解放朱家坎·····	杨树明(168)
讷河争夺战·····	叶永才(183)
解放平阳镇·····	叶永才(185)
鳌龙沟遭遇战·····	叶永才(186)
围歼黑六旅、黑七旅·····	叶永才(190)
中学生战地服务团·····	陈 彬(193)
我所知道的高凌昭·····	关锡昆(197)

宋小濂·····	陈志新(199)
毕桂芳·····	陈志新(224)
朱庆澜·····	陈志新(238)
许兰洲·····	陈志新(263)
鲍贵卿·····	陈志新(280)
孙烈臣·····	陈志新(300)
吴俊升·····	陈志新(321)
张 钺·····	张慕骞 张慕良(343)
万福麟·····	陈志新(354)
梁忠甲·····	陈志新(381)
韩光第·····	陈志新(396)
苏炳文·····	陈志新(411)

韩家麟.....	马玉文等(432)
张竞渡.....	张慕骞(441)
彭济群自述.....	(458)

齐齐哈尔——屯兵重地

叶永才 宋金林

齐齐哈尔，不仅是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也是屯兵的重要基地，民国时期尤其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任东北三省总督后，对东三省的新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和调整，将中央直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会）调往锦州和新民，将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调沈阳北×大营，将第三镇（统制曹锟）调驻长春，将第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派驻永吉，将第一混成协（协统朱庆澜）派驻齐齐哈尔。

第一混成协编成于宣统二年（1910年），是黑龙江的一支新军。

民国元年10月（1912年11月）第一混成协改编为混成旅，许兰洲任旅长。

黑龙江军队与混成旅同时存在的还有防营七路，计马队29营、步队21营、机关枪队1哨，合计官佐为397人、士兵8976人、夫役1276人，按人数足有一师。

混成旅和防营七路都是由清末旧军队改编而成的。因为当时军制不统一，编制混乱，陆防分途，军队如一盘散沙，难以配合一气，加之中央财政困难，难以支付防营全部经费，决定裁减防营经费，当时身为镇安右将军、督理军务兼巡按使的朱庆澜认

为：唯有一律改防为陆，统一军制，汰弱留强，才能节省军费，使松散的军队化而为整。于是，朱庆澜提出了改编计划，经中央批准，于民国3年7月1日（1914年8月21日）实行新的编制，把混成一旅与防营步兵合并选编为一师，番号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另外，挑选精锐的骑兵编成一旅，全国统一番号为陆军骑兵第四旅。

黑龙江陆军第一师下辖两个旅，1个骑兵团，1个迫击炮营，1个工程连，1个辎重连，计8817人。

黑龙江陆军第一师编成后，师部、步兵二旅旅部、步兵第三团、骑兵团团部、迫击炮营、工兵连、辎重连均驻省城齐齐哈尔，其它旅团分驻各县。

黑龙江陆军第一师的命运，随着师长许兰洲在与毕桂芳的争斗中失败而告结束。

民国3年7月（1914年8月）第一师编成之际，朱庆澜以镇安右将军衔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对黑龙江的军政要职觊觎已久。他凭着手中掌握的第一师，对朱庆澜横加干涉和威胁，终于迫使朱庆澜于民国5年5月（1916年6月）去职。朱庆澜去职后，袁世凯任命毕桂芳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后名称改为督军兼省长），许兰洲未能如愿，便耿耿于怀。民国6年5月（1917年6月），许兰洲乘北京政府混乱之机，与英顺（黑龙江骑兵第四旅旅长）、巴英额合谋赶走毕桂芳。事先许兰洲曾对英、巴承诺：他任省长兼督军，任英顺为镇守使，任巴英额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但毕桂芳被赶走后，许兰洲因英、巴不是他的亲信，不想让镇守使和师长这两个要职落入英、巴之手，于是任亲信任国栋为一师师长。英巴二人对此极为愤怒。于是二人联合毕桂芳等反对许兰洲。一方面，串通黑龙江军界联名给北京政府发电，迫使政府不能任命许兰洲，另一方面，调兵遣将，以武力威胁许兰洲。由于英、巴的威胁和张作霖乘机干涉，

许兰洲未能如愿。由张作霖保荐，中央政府于民国6年10月26日（1917年9月12日）任命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许兰洲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并调往奉天省。

英、巴迫使许兰洲调走后，又对新任督军鲍贵卿进行威逼，英、巴率所部两旅集结在省城齐齐哈尔，要求鲍贵卿任巴英额为师长，英顺兼镇守使，英顺并要求把部下团长统升为旅长。鲍当时手中仅有刚调来的奉军张明久的5营部队和张奎武6营部队，量以武力解决，不是英、巴的对手，遂求援于张作霖。于是张派吴俊升率二十九师开赴齐齐哈尔。随后鲍、吴对骑兵四旅进行分化瓦解，使八团团团长李庆禄、九团团团长袁庆恩保持中立，接着以督军署名义召开会议（英顺未赶到会），会议议决将英顺革职查办，勒令巴英额辞职，并很快得到北京政府的免职令。后派李庆禄接任巴英额的旅长职务，刘德权接任英顺骑兵四旅旅长职务。

鲍贵卿的督军地位得到巩固之后，于民国6年11月（1917年12月）对黑龙江的军队进行整编。把全省陆军统编为四个旅。即混成两个旅，骑兵两个旅。李庆禄、张明九为混成第一、第二旅旅长。袁庆恩、张奎武为骑兵第一、第二旅旅长，至此陆军骑兵第四旅被彻底改编。

整编后混成第二旅、骑兵第二旅驻防齐齐哈尔，骑兵第一旅旅部设在富拉尔基。

混成旅每旅辖步兵、骑兵各一团；第二混成旅辖步兵第二团，骑兵第六团（团按统一序号）；第一混成旅辖步兵第一团、骑兵第五团。骑兵两个旅辖骑兵第一至第四团。

第二混成旅旅长张明久，步兵第二团团长江显珍，骑兵第六团团部驻齐齐哈尔。步兵第二团所属三个营分驻齐齐哈尔、海伦、俘虏收容所、畜牧场、拉哈站、宁年站、满洲里、免渡河。骑兵第六团团部驻讷河县城，团属一二营分驻克山、讷河、嫩江三县及塔溪、伊拉哈各站。

骑兵第一旅辖两个骑兵团，每团辖两个骑兵营，共四个营，每营辖4个连，共16个连，每连辖两个排，共32个排。

骑兵第一旅旅长袁庆恩，第一团团团长刘宗尧，第二团团团长于琛澈。

骑兵第一旅旅部驻富拉尔基。第一团团部带第一营在泰来一带游击，第二营分驻扎兰屯、富拉尔基、肇东、安达。第二团团部驻安达，所属两营分驻安达、宋站、萨尔图、喇嘛甸子、昂昂溪、小蒿子、烟筒屯、富拉尔基站。

骑兵第二旅辖两个团，每团辖3个营，共6个营，每营辖4个连，共24个连，每连辖两个排，共48个排。

骑兵第二旅旅长张奎武，第二团团团长张奎武（兼），第四团团团长李相庭。

骑兵第二旅旅部、第三团团部驻齐齐哈尔。第三团所属的3个营分驻齐齐哈尔、拜泉县、林甸县、布西、库勒、李家地房子等处。第四团团部驻海拉尔，所属3个营分驻景星镇、索伦山、海拉尔、李三店、盛家地营子、新站、哈拉苏、廉家大岗子等处。

民国10年5月（1921年6月），黑龙江省又增编第三、第四混成旅，以巴英额、张海鹏为旅长。分别驻防黑河、讷河。其它各旅驻地也做了调整。第一混成旅驻海伦，第二混成旅驻海拉尔，骑兵第一旅驻安达，骑兵第二旅驻泰来，二十九师驻齐齐哈尔。

民国7年5月（1918年6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日本东京签字，两国密议出兵西伯利亚，吉、黑两省借机增兵，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早于民国7年3月（4月）就编成了混成第十九旅。此旅编入中央陆军序列，归黑龙江督军调遣，鲍贵卿兼任旅长（后由张焕相任旅长），康宗仁为一团团团长，高占鳌为二团团团长。

第十九混成旅编制：旅辖两个团，每团各辖1个工辎混成营、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1个机关枪连。全旅编制官佐46员，士兵4,551名，工匠136名，看护士兵44名，驾车兵32名，伙夫、马夫513名，合计5,522人，年需经费87.946万元。

第十九混成旅旅部设在齐齐哈尔，部队除一团二营五连驻防扎兰诺尔，二团二营分驻满洲里、博克图、兴安岭各站，骑兵营有两连分驻齐齐哈尔附近外，其余均驻齐齐哈尔城内。

民国8年8月（1919年9月），黑龙江督军鲍贵卿调任吉林督军，第十九混成旅也调驻吉林。

民国6年（1917年），张作霖为了扩大势力，计划新编第二十九师，同年5月底获中央批准，6月底改编完毕。第二十九师由奉天巡防营后路和骑兵第二旅（旅长吴俊升）合编而成，吴俊升任师长。师辖两个旅，原骑兵第二旅第四团团团长石得山为五十八旅旅长，原奉天后路巡防队帮统陈玉田为五十七旅旅长。

每旅辖两个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每连辖3个排，每排辖3个棚：1个棚编制14人，1个排编制42人，1个连编制157人，1个营编制492人，1个团编制1518人，1个旅编制3,050人，全师编制6,392人。后来，随着奉军军制的变化，第二十九师的编制也不断变动，到民国10年9月（1921年11月），第二十九师编制有较大增加，编制员额已达7028人。

第二十九师编成后，师部设在洮南，师长吴俊升兼洮辽镇守使（归奉天省管辖）。民国6年9月（1917年10月），张作霖趁黑龙江军界混乱之机，以剿灭蒙匪为名，命吴俊升率第二十九师一部开赴齐齐哈尔。民国8年12月（1920年1月），第二十九师以加强边防为由全部移驻黑龙江省，师部设于齐齐哈尔，第五十七旅驻防满洲里，第五十八旅驻防绥芬河。此后，第二十九师作为军阀吴俊升的嫡系部队，一直驻防齐齐哈尔。第二十九师参加过两次直奉战争，参与了镇压郭松龄反张的战役。吴俊升把二十九

师视为他的“命根子”，曾说过，宁可不当督军、省长，也不能舍去二十九师师长职务。民国10年3月（1921年4月），吴俊升凭手中掌握的二十九师当上了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民国14年5月（1925年6月），张作霖整顿奉军编制，将奉军改名为东北军，统编二十个师，实行统一番号。第二十九师改编为东北军第十八师，辖第十五、第二十二旅，师长吴俊升，十五旅旅长梁忠甲，二十二旅旅长石得山。民国17年（1928年）吴俊升被炸死，吴泰来（吴俊升之侄）继任十八师师长。

民国17年6月（1928年8月），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对东三省军队进行彻底整编：取消师的编制，以旅为单位，仍称东北军。第十八师的十五旅番号未动，仍为十五旅。旅长梁忠甲，辖第三十八、四、十三、五十一团，夏鸿模、王永盛、高云鹏分别任团长。第18师其余部队改编为第十九旅，旅长孙德全，辖第十二、四十五、六十一团，关英翰、刘宗凯、刘多荃分别任团长。

民国17年5月（1928年7月），奉军从关内退回东北，黑龙江省部队返回驻地。当年10月间，新任奉军首脑张学良为缩减军费，决定对奉军进行整编。于11月1日在沈阳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取消军、师名称，将所有军队改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军称“东北陆军”，省防军称“某省陆军”。“国防军”以养成功旅保卫国境为任务，省防军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任务。国防军的步骑兵均以旅为单位，炮兵以团为单位，工兵以营为单位，辎重兵平时设军官和军士教导队。战时分配各部队担任后勤工作。省防军步、骑兵以旅或团为单位，归各镇守使指挥。其他宪兵队、通信队、铁甲车队、战车队、探照灯队、汽车队等，均仍以队为单位。

整编后，黑龙江省的国防军有步兵第十五旅，旅长为梁忠，驻防在齐齐哈尔。此外还有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管辖

本路各营的训练。

黑龙江省防军由原来的黑龙江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编为黑龙江陆军步兵三个旅，骑兵四个旅。黑龙江陆军第一旅旅长张明久，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兼黑河警备司令）。黑龙江陆军骑兵第一旅，旅长王南屏；第二旅，旅长王克镇；第三旅，旅长刘斌；第四旅，旅长徐景德。

1932年江桥抗战后，黑龙江省防军有的组织义勇军继续抗日，有的被日伪收编。至1932年12月，在日寇的疯狂追剿下，大部解体。各部队的大体情况是：

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三旅，于1931年10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黑龙江省北部各县。该旅李青山团随马占山参加了江桥战役。1932年12月4日，马占山、苏炳文等4千余人退入苏境。后转道回国，部队到新疆被盛世才改编。留在黑龙江省的部队有6千余人，由邓文率领退入热河。

黑龙江省防军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于1931年10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克山、拜泉、明水等县。1932年12月马占山退入苏联后，吴率余部进入热河。1933年5月，吴率部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吴任骑兵第十二师师长。同盟军战败后，被宋哲元改编。

黑龙江省防军骑兵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兼哈满护路军副司令），于1931年10月率部参加了江桥抗战。1931年12月×日，程率部投敌，任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司令。

兴安屯垦军，统带苑崇谷，1931年10月开始抗日，江桥抗战失败后，苑率部退入克山、拜泉一带活动。1932年4月，苑将部队交给马占山，自己只身逃入关内。

黑龙江军政两署卫队团，团长徐宝珍，于1931年10月参加抗日。江桥战役之后，率部退至讷河、拉哈一带活动。1931年12月，徐宝珍随程志远投降。1932年12月徐在与抗日义勇军徐子鹤

部作战中被击毙。

驻黑龙江东北军炮兵第九团，团长朴炳珊，于1931年11月开始抗日。该部在江桥战役中发挥了作用。战役结束后，马占山任命朴为黑龙江省警备司令，率部驻防于克山、拜泉一带。1932年5月，朴由民众推举任黑龙江省抗日军总司令，10月失败后化装逃跑入关，其余部被马占山改编。

东北军驻黑龙江辎重第九营，营长孟宪德，1931年10月参加了江桥抗战，后转战于黑龙江省北部各县。1932年12月，随马占山退入苏联。

东北军驻黑龙江工兵第七营，营长刘润川，于1931年10月参加了江桥抗战。

黑龙江省保安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克镇，于1931年11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绥化地区。1932年1月，王率部随程志远投降。

黑龙江省保安第二大队，大队长陈海胜，于1931年11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大赆地区。1932年12月马占山退入苏联后，陈率部随邓文退入热河。

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兼呼伦警备司令），于1932年9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抗日失败后，于1932年12月4日率部与马占山退入苏联，后转道回国。其余部由张玉挺率领退入热河，于1933年5月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旅长张殿九，于1932年9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扎兰屯、富拉尔基一带。1932年12月，张随马占山退入苏联，其余部随张玉挺退入热河，于1933年5月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齐齐哈尔军乐队始末

彭立 林雨

卜奎城的老居民，还都记得齐齐哈尔有个军乐队，它虽然经过三个朝代几易其名，但给齐市人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军乐队老队员彭瑞祥（彭立之父）和孙长喜（邻居）等几位老人，常常谈起乐队的历史。

民国元年，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决定从俄国购进一批乐器，从防军第二路会吹步号的士兵中挑选年纪、个头儿、长相都说得出的加以训练，将成绩好的编成军乐队。那时军乐队很不正规，只是按照乐器的多少来确定员额。队员大都是文盲，有个小学文化就算是“圣人”了。民国3年7月（1914年8月），黑龙江军队改省防军为陆军后，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决定，将原来的军乐队改编为陆军军乐队，隶属将军行署。军乐队计划编51人，每月俸饷生计591元，其它经费每月共计208元。到这时算是步入正轨了。

从建队起，历任督军对军乐队都扶植过，特别是吴俊升把它视为“掌上明珠”。他每次出巡都是骑着高头大马，骑兵卫队紧随其后，都是清一色的黑马，蹄冠都是白的。这种时候往往要军乐队开道，以振军威。

吴俊升在黑龙江省当督军时，军乐队一个时期驻在公园外边关帝庙里。那时的公园比现在的小得多，关帝庙还没圈在公园里边。庙内只住几个出家人，空房很多。30多队员每天在这里练

号，一来清静，二来离城区远对市民不干扰。说起练号，真是艰苦极了，连三九天在练功前为了气血充足每人都要喝3杯凉水。在零下30°的天气里，喝这么多凉水，真够劲！关帝庙内住的一个老和尚一百多岁了，法号薄净，据说年青时是清宫内的一名太监，不知何故触犯了老佛爷西太后，便把他发配到塞外当了和尚。这当然是个稀奇人物，有人说他未卜先知，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越传越神。每逢庙里关老爷大祭，达官贵人都携儿带女请这位老僧看手相。此人专会说那些人爱听的话，所以讨得很多赏钱，出家人不爱财，赏钱越多越好。

跟爱马一样，吴俊升喜欢军乐队是出了名的，所以很快把它调入城内，这一来，人走庙空，荒郊野外孤零零一座庙，几个出家人怎能撑持得了，没过多久，薄净的多年积蓄就成了匪徒们的囊中之物。不久老僧也失踪了，有人说是“升天”了，这大概是实。

军乐队到了城里，就更是吴俊升的私人乐队了。光他家的活路就数不完，大太太拜寿、娶姨太太、认干儿子、公子小姐过生日……，都要军乐队侍候。拿他本人五十大寿来说吧，寿堂内两厢挂满了贺联贺幛，中间寿桃之类堆积如山，一旁是全副武装手持黄灿灿乐器的军乐队员。他们挺直地站着，吹着一曲曲的祝寿乐曲，什么事情都怕多，把所有会吹的曲子都吹完了，没新的了，不知哪位队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竟用窑姐们常唱的小曲起了个头儿，所有队员不约而同地合奏起来。一曲过后，大家才醒过味来，这要是让吴大帅知道还不得都枪毙呀！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旧社会兴“叫条子”，让从永安里临时拉来的妓女做招待员，按钟点给钱。她们并不端饭，而是点烟倒茶，为高层次的官僚们斟酒陪酒。老寿星这时根本顾不上这个，正在忙活。他非要“条子”脱掉绣花鞋穿上他的大马靴不可。这次祝寿一直闹腾到深夜，可苦了军乐队员了，从早晨5点钟一直顶到晚上12点，中

间不换班，每个队员的眼睛都熬红了，这一天下来好几天都解不过乏来，很多人病倒了。有人粗略地统计过，这次祝寿光现大洋就花掉4万多块。当时一个学买卖的，一个月才挣1块大洋，这次祝寿居然花掉了4万人一个月的劳金。至于省城内外官宦士绅拜寿送礼要花多少钱就可想而知了。

吴俊升是靠大军阀张作霖起家的，他们是磕头弟兄。张作霖每次祝寿，办红白喜事，吴俊升都携带大批礼品前往沈阳，每次都让卫队保镖、军乐队陪同。有一次去沈阳，他竟把他骑的马和乐队全体人员安排在同一节车厢里。当火车开到安达站听说附近有一块瓜地，这里产的香瓜特别甜，可火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位大帅非得要吃瓜，司机只好将火车倒开，要了几筐瓜，军乐队也分了1筐。在安达站又遇见一件事，这里发生一件抢劫杀人案，大帅要亲自审讯，就地将杀人犯处决了。

火车过了哈尔滨，吴俊升就不那么神气了，他清醒地知道，到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在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上，自己说了不算了。这一路大帅也老实了，顺顺当当地到了沈阳。

在张作霖的公馆里正在打牌，全东北各的头头都聚在这里，跟张作霖同桌的都是大将军衔，院里一个少将衔的旅长想看看打牌的情形，也只能偷看几眼便马上溜掉。有意思的是，吴俊升指着牌说了句什么，竟惹得张作霖瞪了他半天，吓得他慌忙躲开。这牌整整打了一天一夜，而全体军乐队员在院子里不吃不喝也恭候了一天一夜，不敢离开原地一步，万一散场大帅们出来，乐队侍候不上去，那还了得？

大约民国8年，苏殿龙从白城子带一部分队员到齐齐哈尔。到民国10年，这个军乐队的规模已大大可观了，原有的人员加上白城子来的，还有从天津来的当年西太后御乐队队员，一共有50多人。这个军乐队很受吴俊升赏识，保证了每月的薪饷，乐器也增加了许多。为了使军乐队得以发展，在招收新队员的同时，